

幸福 满晴天

莲花清秋 著

红尘万丈，佳期如梦，
她能给你荣华富贵青云路，我只能给你快乐幸福满晴天！



最感人最虐心的单亲妈妈恋爱手记
豪门总裁和精英男，谁才是她的真命天子？

当真心撞上豪门，当爱情掺杂了金钱、交易、背叛，
幸福能否依约而至？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XINGFU MAN QINGTIAN

莲花清秋 著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幸福满晴天 / 莲花清秋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2. 6

ISBN 978-7-219-07885-3

I. ①幸… II. ①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57381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王晓雪
责任编辑 周月华
责任校对 周娜娜 唐柳娜
美术编辑 王 霞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180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6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885-3/I · 1531
定 价 24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楔子 / 001

第一章 忆相逢 / 002

第二章 菩提树 / 020

第三章 夜笙歌 / 042

第四章 裸婚年 / 064

第五章 旧相册 / 080

第六章 一米远 / 097

第七章 尘缘梦 / 116

第八章 天使鸟 / 140

第九章	刻经文	/ 175
第十章	月亮星	/ 186
第十一章	日记本	/ 216
第十二章	男人装	/ 240
第十三章	堆雪人	/ 252
第十四章	空遗梦	/ 272
第十五章	百合花	/ 292
第十六章	曲终散	/ 311

楔子

有一颗星星离群星很远，却离月亮很近。它为了靠近月亮而离开群星，月亮因为要照亮它，才让自己发出很亮很亮的光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情深。生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若生不可以死，死不可以生，皆非至情。

——夏晴天

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臂上如戳记。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嫉恨如阴间之残忍。

——宋俊祥

我要你知道，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，不管是在什么时候，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，反正你知道，总有这样一个人。

——贺家易

第一章 忆相逢

夏晴天趴在阳台的栏杆眺望，刚刚电视里露出的人物还在她脑子里转悠。那么熟悉的人被一道冰冷的液晶屏幕隔开，给了她足够的理由怀念和悲伤。远处的灯光下，那些车水马龙里的人物应该也各有悲喜，只是各人的伤只能自己舔舐，谁也不肯给别人多余的慰藉。

从来没奢望会再见到宋俊祥，还以为这辈子他只能存在照片里、记忆里。然而电视上打出一排字幕：宋氏企业新任总经理宋俊祥，宋氏接班人，青年企业家。晴天才知道原来他是锦城赫赫有名的地产才子，青年才俊，子承父业，实实在在的富二代。

只是电视上，他一点也不像八年前，一脸的稳重和成熟，一身的正派和帅气。粉红色衬衫穿在他身上恰到好处，不浓艳反而显得干净纯美。她忍不住伸出手去，却摸到了冰冷的屏幕。

主持人问了一系列房产问题后，终于免不了俗，问了一句：“宋先生，您的绯闻堪比宋氏名下的楼盘，能透露一下您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吗？”

他微微一笑，嘴角勾起迷人的轮廓，如天边的一抹白云，镶

嵌得恰到好处。微微翘起的嘴角像一颗轻巧的小石头投在晴天的湖心，再也无法平静，心突突地跳得剧烈，却拼命压制住，屏气凝神、全神贯注地听着。

“这是个秘密。”

晴天的心跳停了一下。宋俊祥还是以前那个宋俊祥，不会轻易透露，所以她一直不知道他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。这一刻，她觉得自己选择对了。成全了他的事业，成就了自己的优秀。一步步从中专到大专再到读研，用了八年的时间蜕变。

宋俊祥一笑，她就没命地沦陷了。晴天暗骂自己没出息，说不定他早已结婚了。这种人见人爱的白马王子自己没珍惜，难道还不允许别人抢走吗？

回忆却像冬天的大雪，一片一片从天而降，铺天盖地席卷过往的情节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宋俊祥眼睛红红，瞪着她，不肯相信从她口里说出的“分手”两字。

她却坚决地屏住呼吸，紧紧抱着颤抖的双臂，不敢看他，眼里全是泪。只能用力表现冷漠，狠狠地扔下一句话：“我需要钱，所以我拿了你妈给的十万块钱，所以我要离开你。”

“你需要钱跟我说啊，我会想办法的。”他晃着她，要把她晃散架了。

晴天说不出话来，喉咙里卡了刺，难受得吐不出一个字。夜风猛地吹过来，嗖一下打在肌肤上，却比不上心里的寒冷。面对宋俊祥的质问，她怎么也说不出话来。说她贪财吗？她不愿意让这么肮脏的词玷污爱情的纯真。说她有了心上人？前一天才戴上他用细铁丝绾成的戒指发誓要一辈子不离不弃。

说什么？

怎样的理由都不足以瓦解在一起相亲相爱的感觉。

“是不是我妈威胁你了？你不要听她乱说，她一心想让我找个门当户对的，一直撮合我和银行家的女儿，但是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，我第一眼看到你就喜欢你了。”

看他激动地说出一大串话，每一句都砸在自己柔软的心脏上，以至血肉模糊，疼痛难忍。泪在飞转，雨在飘零。

“我不喜欢你，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你。”晴天不想再从宋俊祥嘴里听到任何爱她的话，她承受不起这样深的爱，也承受不起这样的忠贞。

“昨天我才跟我说一天见不到我就睡不着，你的生命里只有我的存在。”宋俊祥的眼睛里雾气蒙蒙，含着层层泪水，不断地追问。

“这你也相信。”她冷笑一声。

“不可能，我不信。”

“你知道我家很穷，我从小就想让自己和姐姐过上好日子，所以我接近你，不是为了什么爱情，是为了钱。”强忍着眼泪，哽咽地说着言不由衷的话，心一丝丝的发凉。

“我可以让你和姐姐过上好日子。”他郑重地承诺。

“你怎么还不明白，你已经被家里断绝经济来源了，你对我没用了，你懂吗？”夏晴天对他怒吼，心被撕碎成一片一片，怎么也拼凑不起不疼的形状。泪水在眼里打转，她只能仰望着，让眼泪倒流回去。

“是我做得不够好吗？你告诉我，我可以改。但不要用这种方式让我难过，你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你就爱上你了，我全部的精力都用来爱你。”宋俊祥用力握住晴天的两肩，眼里全是痛苦和渴望。

如若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这只是一句无数遍在心里重复的誓言而已，今日他与你一样情深似海，而你却要决绝地转身。晴天再也不想站在宋俊祥的对面，一刻也不行，多一秒钟，她就会崩溃。

挑衅地看着他，眼神变得残酷冷漠，她那么冷那么冷地直视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不管你明白也好，不明白也好，总之我已经不爱你了。不，是从来都没爱过你，哪怕一丁点。我只想拿着十万块钱，给家里盖房子。如果你能给我更多，我可以考虑重新跟你在一起。”

只听啪一声，宋俊祥的手掌印印在她的脸上，用力的一击将眼里好容易隐藏的泪打散了，泪珠滚落得到处都是。

宋俊祥质疑地看着微疼的手掌，看着她印着手掌印的脸，错愕得不知所措。

这一掌却给了她离开的理由。

“好，很好。”晴天盯着他的右手，近乎绝望地说。

另一只还搭在晴天肩膀上的手慢慢松开，晴天扭头走掉。如果再不走，眼泪就要再一次汹涌地流下来了。

天都要塌下来了，晴天不敢回头看是不是走了，他会不会还在盯着她，她只能越走越快，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。

世界荒芜，洪荒塌陷，心里的痛楚湿成一片一片。

见到宋俊祥已经过去好些天了，而且还是在电视里，她还是不能从这场破碎的梦里醒来，手里拿着杜拉斯的《情人》，心却不知道跑到哪个荒郊野外了。

杜拉斯说：“太晚了，太晚了，在我这一生中，这未免来得太早，也过于匆匆。才十八岁，就已经是太迟了。”晴天认识宋俊祥那年，也是十八岁。而现在已是传说中的末日2012了，两年的相

处，加上这八年的分离。时间未免太快，在一生最年轻的岁月、最可赞叹的年华，时间转瞬即逝了。回头再看，让人忍不住震惊，竟然是这样的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

只是中间沧海桑田的这八年，谁能懂得？

那时，她还是山里的姑娘，一心向往外面美好的世界；如今，她是X大文学院研三的学生。为了照顾姐姐七岁的孩子小志，她白天在学校，晚上在租住的小房子里，生活过得紧张拮据但也充实快乐。

“晴天，小志老师的电话。”舍友唐宁对她大喊。

“哦，来了！”晴天从神游中回过神来，一骨碌从上铺爬下来，不小心把《情人》摔在了地上也顾不上捡，趿拉着拖鞋就过去接电话。

“哦，我知道了，麻烦您了，老师。”晴天放下电话，匆匆换了件衣服就要出门。

“怎么了，晴天？”

“老师说小志和同学打架，我得赶紧过去看看。”

“你姐姐也真是的，自己的孩子不管，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你，连借读费都是你出，你现在哪是研究生，简直是钟点工。”提起小志，唐宁就说个没完。

“我是他小姨嘛。”晴天总是这么回答。

“你现在就像全职保姆，不，比保姆还全职，我都看不过去。再不好意思，也得跟你姐说一下，现在功课这么紧……”唐宁唠叨个没完，一扭头晴天已不在。

夏晴天今年研三，正是忙论文、找工作的时候。但她一天要打三份工，一到周末全天都在打工，自己的学费生活费，小志的借读费住宿费生活费等都是她一个人的责任。有时候舍友看不过去，唠叨多了，晴天也微微一笑从不解释。

一路上都在想小志到底出什么事了，差点在十字路口被一辆车撞上。

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车主把车停在路边问她。

晴天抬头一看，阳光照在他的衣领上，干净的白色很清新，脸上那一丝担忧的神情令人觉得温暖。晴天活动一下胳膊腿说：“没事，好得很。”

那人留下一张名片说：“如果有事请打我电话。”

听过肇事逃逸的，还没听过受害人都说没事了，肇事者还不罢休上竿子要负责的。晴天匆匆瞥了一眼名片上的名字“贺家易”，就把名片随手放在包里了。

刚走两步，叫贺家易的男人开着车过来，示意送她，晴天客气地摆摆手说“不用”。

贺家易固执地非要送她，如果不是赶着去小志学校，晴天想自己一定不会坐上陌生人的车。

缘分很巧。

来到学校，小朋友都去吃饭了，只有小志留在教室里，不高兴地低着头。

“老师，给您添麻烦了！”

“也没什么事，两个孩子起了争执。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让孩子父母抽空来一下，你这个做小姨的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吧！今天在食堂小志冲着电视叫爸爸，小浩几个孩子嘲笑他，两个孩子争执起来。所以我想亲自和小志父母聊一下，不然会让小志越来越内向。”

“我姐姐他们在外地打工，家里又没人，只能让小志跟着我。”晴天解释说。

“小志最近心情不是很好，总是很容易和同学起冲突，你有空多关心一下。”

“我会的。老师，麻烦您了！”

老师走后，夏晴天抚摸着小志的小脑袋，小志不高兴地把头扭到一边，不理睬。

“小志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”

“他们都笑我没有爸爸没有妈妈。”

晴天无论怎么哄，小志还是不高兴，撅着嘴巴。

“小志想吃冰激凌吗？”

小志听到“冰激凌”露出喜色，却还是装作不高兴。

“好啦，今天想吃什么妈妈都同意。”

“你说的，不许反悔。”

虽然哄住了小志，晴天却高兴不起来，小志第一次在“爸爸”的事上这么冲动，难道在他心里自己做得不够好吗？

晴天带小志吃了饭就把他送回学校了，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面试，于是搭了公交车去一家房地产公司。

一路上都在想小志那句话“我在电视上看到爸爸了”，她慌张粗暴地打断小志的话：“别乱说，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，不会在电视里。”可她却骗不了自己。

公交车上人群拥挤，密闭的车里没有一丝清爽的凉意。晴天抬头，看着窗外，这时公交车报站，她才知道坐过了站，匆忙地下了车，来不及整理衣衫急忙赶往面试地点。

这是一家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公司，旗下涵盖酒店、健身房和俱乐部多种业务。

“你好，我是来面试的，我叫夏晴天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们的面试已经结束了。”

“能不能通融一下，我临时有急事才来晚了，请你帮帮忙！”

晴天恳求着，如果不是接到老师的电话，听到小志和小朋友打架，她不会忘了这么重要的面试。

“我们公司对于时间观念和个人形象要求是很严格的……”人事小姐看了一眼晴天的穿戴。

因为急着出门，随手穿的衣服：平跟鞋、长款格子衬衫、黑色打底裤，很随意。看看周围，男人都是西装领带，女人都是高跟鞋、职业裙装，虽然不是灰黑色的，但是一看就是白领。

晴天看了一圈，浑身不自在。

“求求你通融一下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”

“这是我们宋总定下的规矩，就是我们想帮你也没办法，你还是赶紧回去吧。”

晴天垂头丧气地转过身准备回去，却听到人事小姐说：“宋总，王总打过电话，说有事找您。”

“宋总，我是来面试的，请您给我个……”“机会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，却看到一个再熟悉不过的人。

那张脸，已经深刻到骨髓里了，只是这样的匆匆一眼，心中便涌起万千情绪。头发比以前短了，脸比以前消瘦了，成熟了，更让她觉得时间苍老了。这样的变化，砥砺着八年的过往，怔怔地相望，默默地回想，思念和记忆混合成一片一片的湿润。很想上去摸着他的脸问一句：“这些年，过得好吗？”可是八年，有些变化已经隔开了曾经的亲密，晴天低下头，慢慢地后退，退出这个世界。

晴天觉得心跳静止了，呼吸停止了。看着他望着自己，心又突突地跳起来，紧张到局促不安，心底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喊“俊祥，俊祥，俊祥”。

原来，一直以为的忘记是深深的牢记。

原来，一直不愿想起只是因为太深的烙印烙在心底。

晴天清楚地记得，分手那天，她背过身去，走了很远的路才敢停下来，然后拼命跑回去。就在那个地方，宋俊祥不见了，他

走了。公园里特别冷清，哈出的气在冬天的夜晚里腾出一股白气，冰冷的石凳子没有了他的余温。晴天就坐在石凳子上一直哭一直哭，直到哭得嗓子沙哑胃痛心痛，原来分手是这样让人生不如死。

手术台上，冰冷的器械碰撞出可怕的声音，默不做声的医生拿着手术刀，她躺在手术台上，双手覆盖着腹部。就是最后一刻，她忽然感到了胎儿在害怕，她也在恐惧，她舍不得就此割去他留下的礼物。她推开了医生，从手术台上下来，拉上裤子，仓皇地逃出了医院。

她不知道爱一个人，会用尽全身力气，会让一个人变得这么坚强，生生地要保护和他有关的最后一丝一缕关系。为了小志，和姐姐冷战了多次，最后拗不过，生了小志还要藏在姐姐名下。

都过去了。时间真快，一刀一刀地割断了那些年的情深意笃。如今宋俊祥看着她，目光如手术器械一样冰冷可怕，眼角里的温柔消失殆尽。晴天下意识地往后退。

那种为了成全一个人甘愿背负一切的感觉，就像喉咙里装满了芥末，五觉失灵，眼泪决堤。

晴天不知道现在是八年前还是八年后，模糊、眩晕。

八年过去了，晴天的背叛，几乎让他的生活失去了意义。妈妈为他办理了出国留学，他在国外的日子渐渐忘记了她，可以不用软枕就能睡觉了，可以不用刻意讨厌晴朗的天气了。只是，她一出现，所有刻意的回避瞬间瓦解。

多么漫长的八年，仍然无法忘记一个人。

但是她那么残忍，那么迫不及待地离开他，那么决绝地转身走开。

宋俊祥看晴天的眼神，慢慢地冷酷，直到温柔消失殆尽。

“小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宋俊祥一脸冷漠。

“宋总，我马上处理。”小严赶紧答道。

小严走到她身边要赶她走。

这是晴天最后一个面试，眼看着同学一个个签了公司，她因为做兼职赚钱耽误了最佳找工作的时间。她特别珍惜这次面试，这家公司待遇不错，尤其离小志学校很近，却没想到这是宋俊祥的公司。

宋氏集团，宋俊祥，房地产，酒店，黄金档访谈。

她怎么就没想到？前几天还在电视上看到他，怎么就没有反应过来？她暗骂自己笨，一接到面试通知，就迫不及待地赶过去。

意气风发的前男友，潦倒失意的前女友。

晴天觉得这种感觉，就像八年前，宋妈妈拿着十万块钱摆在她面前，骄傲地说：“我只要你离开俊儿，这里有十万块钱。”

“阿姨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”天真的她以为真心相爱就能解决一切。

“真心相爱？如果你真爱俊儿，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牵绊他。俊儿迟早要出国的。”

晴天抽泣着。

“俊儿以后要找门当户对的妻子，这样才能在事业上帮助他。你呢？阿姨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你只会拖累俊儿。你既然爱他，就应该离开他，因为你什么也给不了他！”

她是丑小鸭，她是灰姑娘，她不够好，她只有贫穷和麻烦。犹如被剥光一样赤裸裸的，没有尊严。

晴天记得那天原本流下的眼泪，在那一刻凝固了。她努力克制着象征懦弱的眼泪，对宋妈妈说：“阿姨，我知道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爱俊祥，我会为了他离开。但是我不会为了钱出卖爱

情。我是穷，但再穷，我也不会卖我的尊严，请您把钱拿走。”

现在和八年前一样。她的落魄寒酸，在他面前无处逃亡，像个小丑，毫无尊严。

晴天走出了宋俊祥的视线。是的，她只能离开，像八年前。

“刚才那位小姐是来面试的吗？”宋俊祥依然面无表情，冷酷地问小严。

“是的，她来迟了，一直恳求我们能给她一次机会，但是公司的制度……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小严马上翻找简历，慌张地念出“夏晴天”。

夏晴天。

再次听到这个名字，心口再一次揪痛起来。

想起第一次见到她。

云南山区某个贫困的村庄，他和一群驴友骑单车一路从锦城过来，眼看天慢慢变晚，还没找到落脚地。

这时驴友开玩笑，说前面有个长发的美女，谁去搭讪问路。

大家起哄，宋俊祥抬头看了一眼，长发飘舞的背影，让人忍不住想起那首老歌：

当秋风停在了你的发梢，在红红的夕阳肩上，你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，她翩翩地应声而落……

“你好。”

他看到一双灵动的大眼睛，一个长发在秋风里翩然飘动的女孩，一身素洁。

她环顾一下左右，确定他是跟她说话后，才回过头来，眼睛忽闪忽闪，像天上的星星。

“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”声音像铃铛一样清脆，像清泉一样